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教

育

遺

議

陳子襄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陳子真先生遺像



此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其後亦不亦

## 陳子襄先生遺集序

易卦以山下出泉爲蒙。有童蒙之象。取利貞之義。彖傳釋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吾先哲之重童蒙教育如此。往讀泰西教育家言。見其所論教授管理諸法。多爲小學而設。而教育家斐斯塔若籍。乃終身從事小學教育。歷千辛萬苦而卒達於成功。爲國民教育之倡導。近代文明國。以大學畢業生而任小學教育者。亦不可縷數。然後嘆中外一理。而吾先哲蒙養之精義。證之異域而愈明也。自外侮頻仍。窮極思變。吾國師法泰西。改革學制。垂四十年。其間不乏魁儒碩士。盡瘁斯業。然大抵學問愈博。資望愈高。則愈多致力於中學以上專門深造之教育。其能專心小學校教育者。蓋難其人。以吾所聞。有之。其惟新會陳君子襄乎。君於光緒乙未以前。已著婦孺須知一書。其俗話說一文。作於丁酉。報章須用淺說一文。作於己亥。爲提倡白話文之先聲。而已亥所作教育學會緣起一文。復諄諄於小學教科書之程度。當是時科舉尙盛行。學者多醉心於制舉之文。以干利祿。其高者不過精研中國古學。不失爲博雅之林。其又傑出者。亦不過感於甲午乙未間中日戰役之變。丁酉戊戌間德佔膠州灣。列強相率索租借地之變。慷慨奮發。主張變法自強而已。而君以博學高才。獨約旨

卑思不驚高遠。從下層築起。拳拳研究於舉世所不經意之小學教育各問題。自是而後。孜孜矻矻。垂三十年。既設子夏學塾。躬親教導。實行其小學教育之主張。復設蒙學書局。編譯各種小學課本。以廣其傳。期於與其小學教育主張之響應。今讀其遺集。大半皆發揮小學教育意見之文。語重心長。詞繁不殺。其所發明之新理新法。雖今日新著新譯。衆說紛紜。猶不失其存在之價值。或乃孤衷特見。猶爲時哲所未言。而出其門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子夏學塾之聲譽。騰播於吾粵人之口。故吾謂君之人格及其生平之事業。在於教育。尤在於小學之教育。其遺集不當僅視爲文章家言。實當視爲教育家言也。君以光緒癸巳舉於鄉。名列康南海前。卒入萬木草堂受業爲弟子。其服善向上。有宋儒呂榮錫在大學師小程子之風。考君鄉舉時。已積學能文。其富也者。福也一文。通聲韻假借之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一文。備屈豔班香之美。入萬木後。所造益深。其所手讀之書。捐贈嶺南圖書館者。於四史圈點批識。朱墨縱橫。悉遵萬木家法。學既通博。故其教人。才能肆應。遇高才生。亦施以高深之人才教育。於經史子集時務。提綱挈要。尤注意東漢風俗。宋儒理學。勸名節尙躬行。明體而達用。舉所得於萬木師門者。溝貫而發揮之。其所發經史訓詁諸策問。義既宏深。詞復茂美。可

見其人才教育之一斑。其高第弟子。就余所識。若陳輯五。陳仲偉。陳德芸。區朗若。諸君。與洗玉清女士。類能各有所立。以名德長才。有聲於時。爲其成績之卓卓者。然吾謂此猶一般賢哲所優爲。獨其對於國民教育。縱心孤往。爲全國倡。則真冠絕一時。爲東方之斐斯塔若籍也。余於乙未春。識君於萬木草堂。暨民國九年。與君同應嶺南大學夏令講習國文之約。同處一房。綿歷匝月。日夕相見。承教至多。康門英俊。大抵多踔厲風發。俯視一切。君獨懇誠愿樸。有慙直古風。其於師門。崇信備至。然不苟同。嘗告我曰。康先生之經學。應用的經學也。若陳東塾先生。乃爲純粹的正統經學。嗚呼。此君之所以能闇然斂抑。與學童共甘苦。至數十年歟。君嘗嘆通行之外國地理教科書。不就中國立場。不切於用。宜加改良。今集中有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乃民國十年。交余向廣東全省教育大會提出者也。余嘗思辦一理想的小學。其趨向蓋與君同。試行於淡水崇雅學堂數年矣。人事牽率。卒改而承乏於高等專門大學各教育。忽忽數十年。不得實現其理想小學之目的。讀君遺集。愈增其佩仰。而以自愧也。洗女士與其同門諸子。謀編印君遺集。屬余序。余因特表其關於吾國教育。深合吾先哲蒙養之義者。使來者有考焉。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七日楊壽昌序於嶺南大學。

## 陳子襄先生行畧

新會陳著姓。自白沙而後。世有聞人。族姓散處潮連外海各鄉。君固外海一鄉之秀也。余姑適外海。爲君諸父行。少日省視嘗一至。訝其地有省會風。白沙詩所謂門前巷口。彷彿得之。而與君未相聞也。泊避地澳門。君方倡蒙學書會。以婦孺之僕著稱。始相識。往還遂稔。忽忽二十餘年矣。其早歲事則君自道也。君諱榮袞。字子襄。生而岐嶷。顧大異常兒。讀書數行下。學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年十六。補邑庠生。旋以高等食廩。授徒會城。癸巳鄉舉第五人。與康南海先生同榜。榜發後乃受業南海門。時國事日非。南海方集公車諸彥。上書力請變法。開保國會於京師。君實先後奔走焉。又設大同譯書局於上海。君並蒞其事。旣而官府禍作。大捕黨人。君偕韓樹園文學會皇東渡。旣至日。乃遍察其教育事况。尤留意於各町村小學。慨然曰。救國之要在是矣。以爲諸賢皆眼光向上。而忽根本之圖。徒勞而無功。遂決變計。歸而設學於澳門。行新法教授。編七級字課。小學釋詞。諸史小識等書。蓋務求語文之瀟合。使學齡兒童。更無不通國文之患。又以學校教育。必本於家庭。而婦女不識字者居多數。亟倡女學。期造就平等之智識。凡苦心經營。關於婦孺者尤至。其教科採圓週法。不爲強灌。

以養成學徒自動力爲主。教化大行。信徒日衆。每有母子同堂受業者。時省學務處猶未設立。內地興學者。皆來取法。澳門一隅。教育遂爲全粵冠。迄於今。類此措施。亦已視爲固然。且益加善。而在常日。則藍縷啓疆。其功誠不可沒矣。君又以智育漸進。德育益不容緩。惟時新舊交闕。民德日漓。思求真理。藉大威神以振發之。且欲除迷信。必刑於門內。乃發心願。依基督。卽領洗於香港道濟會堂。越數年。遷校香港。從遊者愈增。合男女之數。恒歲二三百人。而專主經學教育。講宋元明儒學案。學風又爲一變。蓋視學徒之詣業爲轉移。總其會歸。而於救國之初心靡悖也。然君之心力於是瘳矣。余常以張吾貴徐道明擬之。粟入雖豐。不喜謀蓄聚。興學之誠。終始不懈。先在澳設女義學。在港力襄工讀義學之舉。貧民受益至深。有故人子。遊學日本。缺費幾輟。卒玉成之。至子姪僮僕。資之成學者尤夥。君性卞。待人能自克。而不善排遣。卒以此殞。君生同治元年壬戌二月十一日。○（陽曆三月十一日）卒壬戌閏五月初十日。○（陽曆七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一。無子。以弟之子伯強後。女翹學。君使從余學詩詞。習籀篆。君精小學。能爲駢儷文。體近任沈。知詩而不爲。顧嗜余詩。一篇出必媿媿誦。歷久能舉之。余或茫然不自知也。君家人旣葬君於香港耶教墳園。翹學請曰。先生與先公交久。



至相知。宜有以爲之不朽者。嗟夫。余何足以傳君。僅就所知畧次其行事如右。使求當世能文章者表之焉。友人崔師貫敘述。

### 陳子襄先生墓碑

新會外海陳君榮袞。號子襄。卅六年前同案老友也。少綴蠶科。旋入宗教。赴東洋調查蒙小學教育。深得要領。回國設帳澳門。晚居香江。前後男女學生數千人。所著蒙學教科書數十種。力主淺白。因自號婦孺之僕。對於教會義務尤具熱心。今秋卒於香港。學教兩界赴會追悼者千餘人。君家以余知君稔。請題墓石。并附聯語如此。民國十一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同里社會之僕李淡愚。書時年六十四歲。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編輯概略

(一)先生於民國拾一年(一九二二)七月四日病終香港般舍道校舍。此集乃平日選定。病中交女公子翹學君謄鈔者。德芸於先生捐館後。自嶺南告假赴港。翹學君出文集稿七冊。交德芸轉交同學會。而先生皮藏之遺書一部份。(三十餘篋)即於是時捐贈嶺南大學圖書館。文集稿旋交同學洗玉清君保存。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翹學君死于產難。先生所藏遺書全部。統捐贈嶺南大學圖書館。亦託玉清君寄廣州。其家中所存遺集副本。并由玉清收存。後轉交區朗若君。

(二)同學會開會。舉定陳仲偉君暨洗玉清區朗若陳德芸四人。編印先生遺集。四人旋開編輯會議。議決輪流傳觀校訂。先推仲偉君閱覽。仲偉未及著手。旋即病逝。

(三)先生著述。如七級字課第一至第五種。小學釋詞。小學譯文。小學詞料。國史小識。蒙學說略。幼雅等。多已絕版。初議全數重梓。綜合爲陳子襄先生遺書。嗣經同學會決定。先印教育遺議。俟有餘力。乃再印遺書。

(四)先生致各同學手札。多有關於學術之作。初議選擇印入。玉清君曾將散失之餘。裝璜成帙。朱壽恒君赴美時。又檢出一大束。交德芸擇要登入。德芸代貯廣東銀行保管箱中。廣州淪陷。未能取出。其他同學所藏。亦未交到。故此次遺集。概照翹學君交出之稿。并未加印書札。僅於卷首影印致洗玉清一函。以見概略。

(五)遺稿由朗若編校就緒。正議訂價排印。適因七七變起。中止。其已編之本。存嶺南大學洗氏環館中。淪陷後無從檢取。而朗若所藏未編校之本。幸已間關出險。寄頓新會潮連鄉。復輾轉攜至鏡湖。庚辰秋(一九四〇)同學會在港開會。僉以及今不刊。後此更不堪設想。乃議決將澳門存本。再行編次校印。

(六)原稿七冊。既非分類。亦非分年。僅於題目之下。標列甲子。亦間有不標者。今依照年份編次。其未標明者。約略比附。加注準辛亥準壬子等字。若完全不知年限。注年份未詳字樣。已知年限者。亦僅分年而不分月。

(七)原注所列甲子。約依婦孺報權根年報編錄。未必即爲作文年份。有明知爲甲寅作品。而原注

乙卯者。亦遵照原注編纂。未便擅改。

(八)遺稿原有應酬文及科舉文。今遵照崔百樾先生獻議。定名陳子慶先生教育遺議。以教育論文爲正編。以論政論教雜論述爲附篇。刪去應酬文科舉文。末附駢語問題。因屬課徒時考問之作。故亦編入。

(九)編輯之始。同人議定讀過原文之後。略加識語。冀對於原文意義事實。有所詮釋。非敢以學生論列師長之文也。識語皆注某人按字樣。以分責任。

(十)原稿間有脫誤。良由翹學君騰畢。先生已在病中。無暇校對。今婦孺報年報等書。又皆存廣州。無從覆核。魯魚之誤。在所不免。閱者諒之。朗若玉清兩君。編校用力至劬。此次匆匆。以副本附刊。并由兩君囑德芸述其編輯概略如右。

(十一)此書攝製影片。鈔錄碑誌。及吩咐助手從事校錄。馮民德同學贊助最力。本書謹印先師遺照一幅。以資景仰。其墨蹟見致洗玉清手札。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弟子陳德芸識于香港

民國三十年冬。由玉清與香港商務印書館磋商。教育遺議得其接受出版。并允於十二月底成書。不意是月八日。太平洋戰起。廿五日香港淪陷。商務印書館工場在北角。正當烽火之衝。幸負責人將稿救出。卅二年玉清隨嶺南大學遷曲江。屢函港商務書館。知稿尚保全。勝利後返穗。查得稿又不在香港。輾轉訪問。至一九五一年春。乃悉稿在滬商務總館。但出書無期。然先師逝世垂三十年。遺稿問世。實有不容再緩者。乃取回原稿。赴港向同學募款自印。七月十六日。在港六國飯店聚餐。同學到會者。有馮民德。李寶麟。陳元喜。冼秉熹。陳卓然。曾璧山。陳卉。曾黃。題橋等十五人。皆踴躍捐助。得印費之大半。成書基礎。即在於此。并此鳴謝。惜名列編輯之陳德芸君。已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歸道山。區期若君。更先德芸一年去世。檢校此稿。良用惘然。

一九五二年一月玉清補識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目錄

序	一	體罰教育說	一六	論小學七級字	二九
行畧	二	光緒廿七年辛丑（一九〇二）		七級字課說畧	三一
墓碑	三	縉縉編初三版序	一七	小學讀書	三四
編輯畧畧	四	小學釋詞序一	一七	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	三七
正編		小學釋詞序二	一九	初等小學教員須知	三八
光緒廿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論蒙館之文題	一九	單級教授平議	三九
俗話說	一	論學童爲師之師	二〇	無意得之之教授法	四一
光緒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光緒廿八年壬寅（一九〇三）		家庭與學校之關係	四二
教育學會緣起	五	論學童作論	二二	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	四三
三字書序	二	光緒卅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小學歷史平議	四五
論調蒙宜先解字	三	論草書爲小學要科	二四	老教育家言	四六
爭勝古人論	五	藝文與新草（學乙巳）	二四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	
論議章宜改用淺說	五	光緒卅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教育女子論	四六
論中國人無自立之性質	九	論初等小學讀本	二五	論女生四特性	四七
光緒廿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光緒卅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曹大家女誡書後	四八
論調蒙宜用淺白讀本	一〇	戒院會論	二七	教寫字	五〇
宣子習字說	二二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學童申字說	一四	論學童撰聯之益	二八	史學概論	五一
小學畫格說	一五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史目	五三
史記叢刊	五六
晉書上	五七
晉書下	五九
儒林	六〇
挂中學招牌	六二
漸悟	六三
邂逅	六四
國方之商兌	六四
回聲	六四
先時之預備	六五
節欲	六六
無貨賣	六六
民國四年乙卯 (一九一五)	
讀新唐書法	六七
閱唐書列女傳	六七
乳母	六八
轉轉畫馬	六八
樹南學生報序	六九
嶺南女校招生序	六九
民國五年丙辰 (一九一六)	

板人	七〇
九歲學生與十三歲學生	七一
元旦示學兒	七一
民國八年己未 (一九一九)	
講解讀之教授法	七一
作文教授法	七三
聖士提反義舉勸捐啓	七五
聯愛女校招生啓	七六
完美之教員	七六
訓蒙	七七
民國九年庚申 (一九二〇)	
寫字教授法	七九
改良國民習字帖讀	八一
再論寫字教授法	八三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譯	八四
陳符祥君美翁述異	八五
禮弓	八五
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八七
民國十年辛酉 (一九二二)	
口技可通教授法	八九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譯案	九〇

讀書教用	九一
治怒術	九二
古人行文義同字變	九三
聯委會工讀義學緣起	九四
藤致禮	九六
刺繡	九六
運動自己	九七
何以	九七
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九二二)	
因果	九八
培運聯委會第十次徵求序	九九
四語	一〇〇
鐵證宜知	一〇一
出題目	一〇二
教師之形式	一〇二
附 篇	
光緒廿一年乙未 (一八九五)	
往教說上	一〇三
往教說下	一〇四
春秋大同說	一〇五
黨論	一〇六

光緒廿七年辛丑 (一九〇二)	論通變	一〇七
	論光緒帝之復權	一〇八
宣統元年己酉 (一九〇九)	以經濟商飾吏事論	一一〇
民國元年壬子 (一九一二)	脫新種	一一一
民國三年甲寅 (一九一四)	羈老	一一三
	捉雞用神	一一六
民國五年丙辰 (一九一六)	以直報線以善勝惡之商變	一二六
	戊戌放滙記	一二七
民國六年丁巳 (一九一七)	岡州青年會報序	一二九
民國七年戊午 (一九一八)	耶穌二教之真相	一二〇
	送潘拙菴之光華醫院學醫序	一二一
民國八年己未 (一九一九)	基督教之果	一二二
	火水油	一二三

分斤專賣	一一三	
民國九年庚申 (一九二二)	觀感	一一二
	環境	一一三
	慈母	一一三
民國十年辛酉 (一九二二)	老子是儒非耶	一一三
	橫	一一四
	倡優	一一四
	計較與不計較	一一四
	特別紙幣	一一五
	聽樂有殊	一一五
	燕之習	一一五
	心光	一一六
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九二二)	元旦雜記	一二七
	西人視學官投贈月份牌	一二七
	第二著棋	一二八
	延年三術	一二八
	焚燬物	一二八
	意外	一二八
	影生於影	一二九

夢拳	一二九	
我之回銜	一二九	
勿慎寫信 (未詳)	一三〇	
爲潘某君作族約文	一三〇	
中國自稱中	一三一	
活時辰鐘	一三一	
名與字	一三二	
地圓	一三二	
儉	一三二	
追認	一三三	
嚴母	一三三	
光緒三十年甲辰 (一九〇四)	訓話問題一	一三三
民國元年壬子 (一九一二)	訓話問題二	一三四
光緒卅三年丁未 (一九〇七)	雜問一	一三四
	雜問二	一三五
民國元年壬子 (一九一二)	左傳問題	一三五
	史記問題	一三六
民國五年丙辰 (一九一六)	讀史問題	一三六
	編書目	一三七
	跋	一三八
	附錄	一三九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索引

## 正編分類索引

一 教育通論	二	教育學會緣起	二〇	家庭與學校之關係	四二	刺繡	九六
論學童爲師之師	三四	小學預官	三八	爭勝古人論	五	六 國文讀本	
初等小學教員須知	四一	無意得之之教授法	七七	論中國人無自立之性質	九	三字書序	二
訓蒙	八九	口技可通教授法	三九	戒賭會論	二七	初等小學教員須知	三五
二 辦學問題		單級教授平議	一五	圓方之商兌	六四	講解讀之教授法	七一
小學桌椅說	六二	掛中學招牌	四六	板人	七〇	論訓蒙宜用淺白讀本	一〇
老教育家言	六九	嶺南學生報序	九七	讀書致用	九一	俗語說	一
運動自己	一六	三 管理問題		治怒術	九二	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五
限制教育說		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五 女學問題		國語	一〇〇
		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	三七	論女生四特性	四六	八 訓詁教授	三
		教育女子論	四七	曹大家女誡書後	四八	論訓蒙宜先解字	一七
		嶺南女校招生序	六九	元且示學兒	七一	婦孺須知三版序	一七
		嶺南女校招生序	七六	論變女校招生序	七六	小學釋詞序二篇	二九
		論變女校招生序	八七	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八七	論小學七級字	三一
		七級字課說書				古人行文竊同字變	九三
		因果					九八

九 作文教授			
學童學字說	一四		
論蒙館之文題	一九		
論學童作論	二二		
整文與斷章	二四		
論學童撰聯之益	二八		
漸悟	六三		
九歲學生與十三歲學生	七一		
作文教授法	七三		
標弓	八五		
出題目	一〇二		
十 書法教授			
童子習字說	一二		
繪事皆為小學要科	二四		
整文與斷章	二四		
教寫字	五〇		
問筆	六四		
寫字教授法	七九		
改良國文習字帖議	八一		
再論寫字教授法	八三		
十一 史地教授			
小學歷史平議	四五		
史學概論	五一		
史目	五三		
習書上	五七		
習書下	五七		
儒林	六〇		
讀新唐書法	六七		
閱讀書列女傳	六七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	八四		
陳符祥君美術述畧	八五		
十二 教員問題			
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	四三		
題后	六四		
先時之預備	六五		
節欲	六六		
無貨野	六六		
乳母	六八		
職餘讀馬	六八		
聖士提反職學協捐啓	七五		
完美之教員	七六		
何以	九七		
鐵證宜知	一〇一		
教師之形式	一〇二		
十三 貧民教育			
聯愛會工讀義學緣起	九四		
培道聯愛會第十次徵求序	九九		
附篇分類索引			
一 政論			
春秋大同說	一〇五		
黨論	一〇六		
論通鑾	一〇七		
論光緒帝之復讐	一〇八		
以經濟潤飾史事論	一一〇		
二 教論			
往教說上	一〇三		
往教說下	一〇四		
說祈禱	一一一		
禱老	一一三		
以直報怨以善勝惡之商兌	一一六		
岡州青年會報序	一一九		
耶穌二教之真相	一二〇		

基督教之果	一二一	聽聲有殊	一二五	活時辰鐘	一三一
三 雜論述		燕之智	一二五	名與字	一三一
捉錯用神	一一六	心光	一二六	地圓	一三一
戊戌旅滬記	一一七	元旦雜紀	一二七	儉	一三一
送潘拙菴之光華醫院學額序	一一一	西人視舉官授贈月份牌	一二七	道觀	一三三
火水油	一二二	第二著棋	一二八	嚴母	一三三
分任專責	一二二	延年三術	一二八	四 偶句策問	
觀感	一二二	被廢物	一二八	史記策問	五六
瓊瑛	一二三	意外	一二八	問話問題一	一三三
慈母	一二三	彩生於影	一二九	問話問題二	一三四
老子是僧非	一二三	夢華	一二九	策問一	一三四
韻	一二四	我之回顧	一二九	策問二	一三五
倡優	一二四	勿爾忘信	一三〇	左傳問題	一三五
計較與不計較	一二四	爲雷某君作旅約文	一三〇	史記問題	一三六
特別紙幣	一二五	中國自構中	一三一	廣史問題	一三六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

區朗若

弟子 冼玉清 編校

陳德芸

俗話說

光緒廿三年丁酉

講話無所謂雅俗也。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人得一二曉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且不獨古今爲然也。以四方而論亦有之。卽如江蘇謂我爲儂。在江蘇則爲俗話。在廣東則爲雅也。廣東謂兩傘爲遮。在廣東則爲俗話。在北京則爲雅也。然則雅俗無定者也。雅俗既無定。使必重雅而輕俗。不可解也。使必求雅而棄俗。尤不可解也。古人因俗話而後造字。今人尋古俗話之字而忘今俗話之字。是相率爲無用之學也。今家中有一童子。於家鄉之話未曉一二。忽然學外國話。又總不肯講家

鄉話。及至學成。見其父則叫花打。見其母則叫媽打。見其先生則叫美士打。吾恐父母聞之。必以爲怪話。先生聞之。必以爲夢話。若鄉鄰聞之。稱之爲查者。又不待言矣。何也。以其不適用於用也。然則古俗話。遂不必學乎。曰。欲爲戲本之學。則學之。欲爲實用之學。則不必學也。且卽學之。亦不可如是之無次序也。譬如人學京話。必先能講本地話。而後學之。有底也。人學外國話。必先能講中國俗話。而後學之。有本也。今之陸沈於文學者。自命爲雅人矣。稱陶淵明必曰泉明。稱鄭康成必曰高密。以人所難曉之字。換人所共曉之字。若問其意。問其理。則惟有含糊以對而已。否則千百句話。可以一句話了之而已。譬如人學算數。日日稱和稱較。甚且稱禾稱交。稱口稱車。若問以一加一則不知其爲二。以七加八則不知其爲十五。豈不大可笑哉。今有人焉。日日從事於古俗話之中。父兄以是督責。子弟以是聽授。朋友以是講求。曰。不如是則不雅也。及居家之時。命婢子取蓋。而婢子愕然。命婢子買魴魚。而婢子又愕然。於是請一傳話。不曰蓋而曰遮。不曰魴而曰鯪。婢子乃唯唯而去。所謂手口異國。動須繙譯。靜言思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世人行事顛倒。六歲童子。教之認無形無影之心。性理氣。而於目可見。手可指之口頭言語。輒斥之曰俗話。及至年長。又將無形無影之件。人所少曉。

之件。造出裝模作樣之戲本。噫。此黃種所以不久變黑種也。我故曰高樓必從地脚起。開花必從樹頭起也。

德芸按舊算學書有和書作禾或口。較書作交或車者。代數不以A B C D代已知之數。而以天地人物代之。地物二字難寫。則以天也人勿代之。

玉清按提倡實用之學。反對戲本之學。爲先生言教育之基本主張。至於今日之言文學改良者。一則曰白話化。再則曰大衆化。而不知先生已於五十年前獨排衆議而倡論之。其眼光之遠大如此。

#### 教育學會緣起

光緒廿五年己亥

一國之強弱。繫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繫乎教育。中國教育古法。唐宋以後。日即泯沒。有明以來。以八股取士。於是垂髫之子。入學就傅。卽諷讀深奧文字。例以古人由淺而深。由簡而繁。由分而合。由渾而畫之教法。概乎未有聞焉。衰心焉非之久矣。去歲。漫遊日本。獲晤彼都人士。求所謂師範校長小學校教員者。叩以教育宗旨。與夫一切條理。愈恍然于中國教育既失其本。復遺其末。非全行改革。

無以激發國民之志氣。滯滄國民之智慧。且讀書十年。毫無級數。汨沒性靈。虛度日晷。莫此爲甚。中國地處溫帶。國民腦慧。不讓外人。而竟湮鬱于野蠻教法之中。遂成今日不痛不癢世界。識微見遠之士。至謂中國之亡。亡于學究之手。豈謬語哉。哀以爲學堂不難。難于在今日興學之教習。不難于聘教習。難于教科新書。苟無教科新書。雖聘請通人主持講席。然課程忙迫。未能兼顧。往往有明知舊法無補。而隱忍爲之者。亦勢之所必至也。頃約同志諸君。開編教科新書。且繕譯東西小學讀本及各教科書。惟是刊刻一事。所費不貲。集腋成裘。端賴志士諸君子。其有樂助。是又百千萬億學子所延頸企踵而馨香以祝之者也。

德芸按先生于一八九九。發起教育學會。後又改爲蒙學會。以教育二字問題太大。故舍大取小。會員先後僅廿餘人。分佈中山新會台山各小學。間有捐所得百份之五。以助留東苦學同人者。

### 三字書序

光緒廿五年己亥

陳榮哀編婦孺入門書畢。再編三字書四種。編畢系之以序。序曰。中國小學。猝教以深奧文字。讀四

書則曰八股題目也。讀五經則曰八股材料也。凡無關於八股者。則曰童子習此心便雜矣。惟東西教育則不然。人生普通各學。如修身歷史算術等學。中國人所視為通人之學者。無不於第一年期即教之。教之以各學之淺者。童子無不曉矣。譬諸一草一木。其花果枝葉隱含于仁核中。不得謂爲仁爲核之時並無花果枝葉也。仁核之學。莫要於修身。作修身三字書第一。教育二字。英語曰哦需阿爽。德語曰哦爾幾根。均有抽出之義焉。謂因其固有而引之。西人所謂趣味教育是也。作八股者曰代古人立言。然則教小孩之讀本應亦代小孩立言。代之立言則心靈暢舒。懽欣鼓舞。無有以爲苦者。作趣味三字書第二。四書五經之語言。乃儒林古國之稱謂。非現在之稱謂也。現在稱謂有實有虛。後其虛者。先其實者。以眼前之物。觸童子耳管而通于腦中。聲入心自通矣。余嘗謂六十而耳順。若此事則童子六歲而耳順矣。作各物三字書第三。

朗若按讀此可見先生改革教科書之苦心及手段。

#### 論訓蒙宜先解字 己亥

教初學童子自七歲至十歲者曰訓蒙。蒙也者。謂蒙昧不明。藉先生教訓之以開其蒙而使之不復



蒙也。今之訓蒙者始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爲問三字經首兩句。童子能解乎。繼教之以四書五經。爲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二句。童子能解乎。如不能解。是蒙也。不能解而以此教之。是既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也。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於是童子以爲苦事而不肯入學矣。即肯入學而此四年中一字不能解。虛費此四年之精神。孤負此四年之歲月矣。今試合十八行省之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而告之曰。爾子弟讀書四年。而一字不解。彼必於心不安也。於心不安。則明知七八歲童子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之無益矣。而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偏教以此數種書。是明知其蒙而又復加之以蒙。其心亦忍矣哉。夫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豈真忍心害其子弟乎。不過困于舊習。不能一旦掃除而更張之也。欲掃除而更張之。則有解字之法在。或曰解字固要。而讀書未嘗無益也。答之曰。吾非謂書不可讀。只讀以其時乃可耳。今試爲汝設言之。假如有阿甲阿乙兩童子。同時開學。而阿甲專讀書。阿乙專解字。阿甲能熟念四書五經白文無一字錯誤。而一字都不曉解。阿乙能認四書五經之字。能解四書五經之字。而一句經文不熟。此兩人誰爲有用。雖至愚之人。亦曰能識能解者有用。彼不能識不能解。雖熟讀亦無用矣。是則訓蒙以解字爲本。固大有憑據。

在也。或曰：開學童子，猝使之解字，未必領會也。答曰：解字有級數在。有以指證爲解者，是第一級之解。有以繙譯爲解者，是第二級之解。何謂以指證爲解？如口頭言語是也。口頭言語，先認實字，後認虛字。實字則茶飯筆墨之類，虛字則行走坐企之類。余嘗謂童子有樂認之字，卽此是也。今試在家數日，靜聽六七歲童子講話，計有字可寫者，儘在一千左右。若因他已曉之話，教以已曉之話之字，童子必大有樂趣。且所解之字，觸目卽是，開口卽有，分外易記。此於數年前試驗而得者也。何謂以繙譯爲解？繙譯者，以俗解雅之謂也。繙譯有橫有直，以本國語言解外國語言，謂之橫譯；以今日語言解古時語言，謂之直解。所謂今日語言，卽第一級所認之字，所謂口頭言語也。以第一級所曉之字，解第二級所認之字，則第一級之字既可濫故，而第二級之字卽是知新。一起兩得，未有妙於此者也。若無第一級口頭言語之字，則認第二級之字，未有根柢。譬如不曉中國語言而專講西國語言，便與西人無異。中國亦何貴有此人乎？故第一級爲第二級之地步，第二級又爲第一級之替身。教以第一級之字，雖童子未曾認識，而所解則童子爛熟者。童子有不怡然順受乎？余嘗謂童子有樂解之字，卽此是也。如衣字以衫解之，裳字以裙解之，立字以企解之，奔字以走解之。雖至愚之子，

亦能了了。若拘泥古人注釋。如朱子學而一節注云。學之爲言效也。此一解在朱子時則合用。在今日則不合用矣。效字是朱子時口頭言語。故以效解學耳。若在今日。當以學字解效字矣。至若仁者心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此乃入大學時所解。若在小學時。須舍棄此等字而不講也。蓋字義之深者莫如此等字也。然則第二級之解字。凡無形可見者亦姑置之可矣。既有第二級之解字。則第三第四級之解字相因而至焉。第三級之解字曰通解。通解者。一字數解之謂也。第四級之解字曰駢解。駢解者。兩字一解之謂也。夫以上四級之解。已將四書五經之字分開解釋矣。至是而教以四書五經。只講大義。彼自明白。况四書五經之字一一曉解。日讀數百字亦不難也。觀之讀四書五經者不能讀七百字。而讀八股則讀七百字亦不難。只解與不曉解之分耳。何也。未解字而讀四書五經。與讀字典無異。既解字而讀四書五經。與八股差不多也。吾不解爲父兄爲訓蒙先生者。偏使其子弟讀字典之散字。是誠何心也。然則童子入學堂。儘在三年後乃可讀四書五經也。否則自害其子弟矣。或曰。如子之說。每日只解數字。不太無聊乎。答曰。外國小學第一年期之童子。每日得閒之時。多于學習之時。蓋七八歲腦髓未足。不可使之多勞也。然必欲隨俗讀書。則以淺白之新讀本

爲宜。余請言淺白讀本。

爭勝古人論 己亥

中國立於地球之上。地大人衆。然不免瞠乎其後者何哉。蓋無相爭相勝之理。浸淫于國民腦質中。也。夫相爭相勝者。非特爭之朋輩中已也。引而上之。乃祖乃父者。吾所仰而跂者也。然苟無突過前人之智識學問。則家道衰滅。師者吾所遵而行者也。然苟無突過吾師之思想議論。而欲守吾師之指授。困縛於牢籠中。則學殖頽落。夫瑣格拉底。古希臘之聖人也。其弟子柏拉圖之學。出瑣格拉底範圍之外。及亞里士特德。學於柏拉圖。而其學又出于柏拉圖之外。亞氏曰。吾非不愛吾師。敬吾師。然愛敬公理更甚於愛敬吾師。何也。公理者。吾師所最愛敬者也。若亞氏者。真能以突過其師爲愛敬其師之券則矣。中國士人。不知此義。恒有謙讓未遑之意。影留於腦質中。凡事皆然。而於好古爲尤甚。彼其朝百呻。夕百吟。延頸企踵。終其世在古人圈套內。一旦摹仿一二。考証一二。則曰此古人沾句我也。否則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也。噫。孔子不云乎。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身。好古者何獨不聞耶。荀子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誠至言矣。而章句小儒。猶或營之。此中

國士人思想議論所以日乾日冷卒成心死之病也。何也。無爭勝古人之心。則政教藝術。徒存一極。舊極敝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而世界安得有進步乎。西儒天演家之言曰。爭自存。非爭則種子絕矣。味乎其言爭也。味乎其言爭也。

期若按此非教人妄自尊大。乃教人勿妄自菲薄。

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己亥

地球各國之衰旺強弱。恆以報紙之多少爲準。其報紙愈多者國愈強。報紙愈少者國愈弱。理勢之必然者也。日本區區三島。其地之廣與中國四川省同。其人數乃中國十分之一耳。乃合計全國報館。聞有八百餘所。卽佛門之報亦十餘家。大阪朝日報。每日出紙十萬有餘。而我國報館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上海某報。聞每日出紙八九千之間。自以爲雄視一方矣。然亦不及大阪朝日報十分之一。噫。民智之開閉。民氣之通塞。每根由於此。兩國比例。而懸殊竟至若是。是何故歟。或曰。中國鐵路未通也。郵政未妥善也。且讀書識字人少也。報紙不廣。職是故耳。余謂不然。余廣東人也。請以廣東論。廣東士人應童子試者。人數之多。以廣府爲最。廣府又以南海順德新會爲最。此三縣應試人數

以四千計。然試問一縣之中。有四百人看報紙者乎。無有也。余之鄉。應童子試者三百人。應鄉試者百人。然試問有二十人看報紙者乎。無有也。則謂識字人少。故報紙少。其說未必然也。京津鐵路。朝發午至。然以天津國聞報之佳妙。而京師銷報尙屬寥寥。至若郵政未善。有礙寄報。似亦切論。然以廣東省城核之。每日派報並無需於郵政。而十萬間之店肆。不能銷一萬張之報紙。是真關於郵政乎。又皮毛之論矣。今夫中國風氣之開。多賴報紙之力。然得失未嘗相揜焉。今第舉其易知者言之。如不刻圖像。不加句讀。行數太長而不分數格。門類太簡而不多標題。此乃顯而易見。無庸代諱。至如梳慵妓館。老生常談。盡相窮形。勸百諷一。此又等之自鄙。外人所謂野蠻中之野蠻者矣。然余嘗反覆思之。余漫遊日本時。見路旁之車夫。旅舍之婢子。各執報紙。喃喃誦誦。若夫傭工。每月得工金三員者。竟閱報至三份之多。而回顧中國。卽如廣東省城。一店之中。識字者僅有數人。以省城內外十萬間之店。折半而計。亦應銷報五萬。而竟至寥寥若此。是豈日人智而中國人愚。日人富而中國人貧。日人有志而中國人無志乎。此無他。日本報紙多用淺說。而中國報紙多用文言。此報紙不廣大之根由。而鐵路未築。郵政未善。讀書識字人少。猶屬一孔之見也。今夫文言之禍亡中國。其一端

矣。中國五萬萬人之中。試問能文言者幾何。大約能文言者不過五萬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之一人。遂舉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置於不識不論。而惟日演其文言以爲美觀。一國中若農。若工。若商。若婦人。若孺子。徒任其廢聰塞明。啞口瞪目。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彼爲文言者曾亦靜言思之否耶。夫好文之弊。累人不淺。余未論其大者遠者。第舉一二小事以證之。余去歲往游上海。寄居新馬路梅福里。余每每早出暮歸。告車夫以新馬路梅福里。車夫無不愕然。及告以昌壽里。則人人皆知。余因此之故。思其所以然者。累日。偶一日閒步行返梅福里。舉頭一望。梅福里三字。乃用篆字寫者。余乃恍然於車夫不識之故矣。夫寫梅福里三字之人。不過一時高興。以爲篆字乃係雅觀。豈知自此之後。累車夫者凡幾。累轎夫者凡幾。累寄信者訪友者凡幾。卽以余而論。累余到新馬路徘徊不能進。經數次坐車到昌壽里。然後下車問梅福里者。又不知凡幾矣。此好文之累之一證也。偶與沈君學語。案上有一湘報。沈君曰。不如名湖南報之爲妙也。蓋名湖南報則人人皆知。名湘報則十人中只一二人知之耳。此又一證也。大抵今日變法。以開民智爲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於黑暗世界中。是謂陸沉。若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日

嬉游於琉璃世界中。是謂不夜。去年皇上變法。梁君卓如奉命督辦編譯局。是時條奏編譯事宜。以直譯之法登之編譯章程中。直譯者。謂於經史各書擇其要者。分門編輯。略仿朱子小學之例。復編一冊於已編之每條下。以通俗文譯之。務使農工商賈婦人孺子。凡讀書三四年者。即能徧觀要書。此誠爲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開一光明大路也。倘使八月無政變之事。則將來十一二歲童子。可以通經通史。其捷法比之往時。正不知相去幾許也。今之好爲文言者。豈不曰此雅觀也。此古藻也。然余試取淺近者以譬之。文言譬如古玩店。淺說譬如賣米店。一國之中。可以人人不買古玩。不可以一人不買米。彼古玩者。不過米穀豐熟之時。出其餘錢以買之耳。而實則無甚通用處也。况當此危局。有如凶年。若閉了古玩店。以開米店。不獨貧兒沾恩。即向來開古玩店之家。亦有平米食也。且今之君子。有爲文質兩存之說者。亦非計之得也。假如出一段言語。十人中有五人知之。有五人不知。孰若出一段言語。十人聞之。即有十人知之也。况世人自稱爲能文者。於文之一字。如何解法。未嘗了了。大抵文也者。條理精密之謂。非如塗塗附之謂。世人之文。只知斷髮文身之文耳。靜言思之。未有不醜態立見者也。故有時文人之文。每篇一千字。可以一百字了之。或可以二三十字了之矣。



難者曰。論說不用文言則不雅矣。不雅則非美觀矣。應之曰。論說無所謂雅俗也。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人中得一二人曉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且不獨古今爲然也。卽如蘇州謂你爲儂。在蘇州則爲俗話。在廣東則爲雅話矣。廣東謂傘爲遮。在廣東則爲俗話。在北京則爲雅話矣。然則雅俗無定者也。使必重雅而輕俗。不可解也。使必求雅而棄俗。尤不可解也。古人因俗話而後造字。今人尋古國俗話之字而忘今俗話之字。於是稱夜夢不祥。必曰宵寐匪禎。書門大吉。必曰札闕洪庥。習算學者不曰加曰減。而曰和曰較。以人所少曉之話。換人所共曉之話。是直相率爲無用之學而已矣。夫文言之風。起于二千年以前矣。然古人於宜文言者則文言之。宜淺說者則淺說之。卽如論語之文莫闕如。孟子之沓沓。是鄒魯俗話。公羊之以過我爲化我。是齊國俗話。又如說文之匡當令丁等語。亦是漢代俗話。故孔子作易。亦有文言。漢人之賦。卓然成家。然未嘗以文言變成國俗也。自唐以來。以詩賦取士。宋以策論取士。明以八股取士。而文言遂爲朝廷定制。卽爲國民定學。論世之士。每謂近代君主。與俗人所謂猪仔頭無異。彼以文言取士者。亦其一端也。蓋舉不曉文言之農工